

家庭·广瑞路

父母在,共近游

| 毛小言 文 |

父亲八十岁以后两次住院,一次脑梗,一次心梗,幸亏抢救及时。但第二次出院回家,父亲就不愿意出门了。我说:生命在于运动。父亲说:以前老人家常说,六十不离巷,七十不离房,八十不离床。我九旬老翁,在阳台上看看风景,在房间里听听评弹蛮好的了。父亲谁的劝也不听,我们对这个老小孩也无可奈何。

也许是在家里待得久了心里郁闷。有一阵子,父亲向我哭诉,说他太寂寞了。我说,您可以找事情做啊,譬如说,您告诉我,您想吃什么?您想去那儿玩?接下来的事情就由我来安排!父亲说,他不想吃什么,也不想去那儿玩,他就想和朋友说说话。我说,好的啊,您想和谁说话?我可以送您去的呀!母亲说,他的朋友大多去了天堂。活着的,有的腿脚不便,跟着儿孙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。有的不是自己老年痴呆就是老伴老年痴呆,就是见面恐怕也不太会说话了。老父亲抹着眼泪说:我怎么脑梗梗不死,心梗梗不死,我朋友怎么说没了就没了?我说,你基本上没有基础疾病,你身体素质好,这是好事情啊。我又说,朋友是要自己去找的,小朋友都会唱:“找呀找呀找朋友,找到一个好朋友,敬个礼呀鞠个躬呀拉拉手呀,我们都是好朋友!”父亲不置可否。

年轻的时候,父亲喜欢评弹,母亲喜欢唱歌。父亲深沉的男中音、母亲清亮的女高音,启蒙了我们幼年的智慧。父亲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,退休以后,经常写写字练练书法。父亲的字饱满圆润,看上去无棱无角,却风骨内敛,自成一体。母亲心灵手巧,我们第二代第三代幼年穿的毛衣人见人爱,都是母亲的作品。我遗憾没能继承父亲的一手好字和母亲的编织手艺。常笑言:父亲可以去参加书法比赛,母亲可以去参加编织比赛。父母总是淡定地回答:一般一般。父亲也喜欢在小区的麻将室打打小麻将,母亲常常嘱咐他,不要论输赢,开心就好。

父亲年轻时烟酒不沾,因为老祖父的一念之差,父亲中年坎坷。老祖父心存歉疚,就劝烟劝酒为父亲解忧。母亲虽然对烟酒没有好感,也不好意思多加劝阻。父亲因此有了烟瘾酒瘾。脑梗住院的时候,医生劝他戒掉烟酒。父亲坚持了一段时日,烟抽得少了,酒又喝了,大概每天喝二两。父亲说,他不喝酒睡不着觉。我想,父亲骨质增生,喝酒或许可以减轻痛苦,助他安眠。我就说,你不要喝散装酒,我负责给你买瓶装酒喝。父亲再三关照不要买贵的酒。父亲说,几十元的酒和几百元的酒,喝起来其实差不多,没必要浪费钱。我去超市买酒的次数多了,营业员认识了我。营业员建议我在节假日白酒打折的时候多囤几箱酒,价格果然便宜好多。可是,父亲喝酒以后,前列腺复发,腹痛便血。医生说,喝酒活血,前列腺容易发炎。父亲又戒酒,前列腺稍有好转,父亲又喝酒。父亲的心梗还是酒惹的祸。我们劝他不要喝酒,父亲说,我都快九十的人了,还戒什么酒。母亲说,父亲基本不抽烟了,酒也偶尔喝了,那就由着他吧。

父亲第二次住院以后,家里重新装

修。母亲置换了旧家具,父亲堆成几垛小山的旧报纸和一些书法作品也清除掉了。家里的环境焕然一新,父亲的书法兴趣也荡然无存。我问,父亲为什么不写字了?母亲说,父亲的手腕没有力气了。父亲说,写字的氛围没有了。母亲的“喜新”情怀,父亲的“恋旧”情结,我都能理解。看着年迈的父母,既心酸又欣慰。小时候,父母宠我们,现在,我们宠父母。我准备了一只功能简单专门与父母通话的手机,二十四小时不关机,慢慢体会父母感兴趣的共同点。

父亲整日闷在家里,视力退化了,换了屏幕大的电视机还是看不太清楚,只能听听评弹。母亲手脚灵活,还在帮衬着“买汰烧”。父亲私底下向我哭诉,没有人和他说话,是不是都在嫌弃他?母亲告诉我,一家人还是老样子啊,过了一辈子了,哪有那么多的话讲?

有一天,我无意之中说起,无锡城市的东南西北都有湿地公园。有的时候,我们寻找“诗和远方”,辛辛苦苦坐了几个小时的车,到达目的地一看,还没有自己家门口的湿地公园风景秀丽。父母惋惜地说,有的湿地公园没有直达公交车,他们都没有去过。记得几年前陪父母去鼋头渚看樱花,父亲站在“鼋头春潮”处感慨:这个地方,我已经二十年没来了!我听了,心里愧疚不已。

此时此刻,这种愧疚又一次涌上心头。我突然明白,父亲不肯出门的原因,可能是担心给子女增添麻烦!我对父母说,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。我恳求说:我总是懒得出门,运动量也不够,老爸老妈陪陪我吧!

母亲脑子灵活,立刻心领神会。母亲说:好的呀,老爸老妈陪陪你,你也陪陪老爸老妈!

父亲迟疑了一会儿,终于答应我们,出去走动走动。

对于耄耋之年的父母而言,离家几公里就是远行了。我和父母就这样开启了锡城湿地公园自驾游。顺便,在公园附近的饭店吃饭,也算是换一种心情了。

我是路盲,方向感不强。难为我老先生,既当驾驶员又当导游又当摄影师。他那辆城市越野车,虽然普通,但后座高,父母坐着也舒服。我也省心,只要陪着父母散步聊天就可以了。

父母非常喜欢视野辽阔的贡湖湾五彩路和水上森林,喜欢柳暗花明的长广溪湿地,喜欢渔夫岛的环湖步行道,喜欢蠡湖湿地的五里天堂雕塑群,喜欢石塘湾廊桥,喜欢巡塘古镇……父亲刚开始旅游还拄着拐杖,走着走着就越走越快了。真的是:老无锡看新景点,寻觅旅游新体验。只看花开不记月,耄耋父母又一年。

父母一直习惯和弟弟一家住在一起,我和弟媳情同姐妹。一方面,是因为弟弟善良弟媳贤惠。另一方面,也是感恩弟妹照顾父母。我力所能及的,就是给他们的生活锦上添花。现在,父亲每天午睡以后,都会去小区的小公园散步,还和几个老年邻居说上了话。母亲说,父亲的脾气温和多了,三代同堂的家庭更和睦了。

我们敬畏天地,敬畏神灵。圣人云:父母就是菩萨。敬畏父母,敬畏本心,敬畏身边每一个善良的人,似乎也贴近了人间烟火。我心亦安然。

情趣·健康桥

梅花糕

| 郜峰 文 |

江南小吃,不与正餐、主食争位,安然于自己所处的位置。一碗清新素雅、微苦略甜的百合汤,一只微黄焦香、或甜或咸的梅花糕,一盘香香脆脆的香脆饼……那正是江南格调的匹配。

乡土食品没有消失,反而在街头一家家出现,我觉得与前几年评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“真正无锡老味道”有点关系,更主要是这些街头老小吃,操作简单,不占地,又能快速盈利,于是仿效者众,无锡人说法“一篷风”。这不,到南禅寺去买颜料与碑帖,刚下车,抬头看见街角丁字路口有一新的店招,有卖梅花糕与海棠糕,雨中一景十分醒目。有多人在排队等候,前面一小伙子买了一大堆,两塑料袋,把甜的各种馅心都买走了。后面一位老阿姨,要甜的,一炉已没有,要再等一下。我只要鲜肉的也行,买了六只,这时那位老阿姨说,里面还有一家,比这里的好。这样,据我所知这处已有三家在卖梅花糕了。我对老阿姨说,我住在河埭口一带,那里也有,不用排队。是的,河埭口一带无锡小吃也不少,老婆前几天驾车路过梅园,停车下来买了好几只纸袋装的“梅园一号”油酥饼,居然小外孙很爱吃,但我买回家的梅花糕,他却无感,可能中午饭吃得太饱,晚饭胃口大受影响。我却吃了三只,但口

感好像“勿来三”,面粉如不要钱的,特别肥厚,离小时候的味道越来越远了,不如河埭口的正宗,虽然瘦小一些,硬香与柔软兼有,但近年血糖高,已很少问津。

小时候,平时吃机关食堂,只有白馒头,有时也有肉包子,到了星期天,大人带我们去崇安寺,在皇亭小吃店铺上,才能吃到梅花糕。师傅在店门口架只大炉灶,用一块铁板制的模子,灌入面浆,中间塞入馅心,表面撒点红绿瓜丝,在炉上上下翻转烘焙,待焦味出来,翻入正面,用一只钢钎插入梅花糕,抽取出,面上焦黄过头的,就搁在旁边不卖,反正质量不好,留下自用,这样的也不会多,不算浪费。几十年过去了,这些记忆仍深藏在大脑皮层深处,在眼前晃动。

梅花糕好吃,名字也好听,好一朵朵硕大的梅花,喷喷香,盛开在街头小吃铺上,让无锡这座山水之城有了远方与诗。无锡的市花就是梅花,有了这样的食品,赏梅花更有个性,与它匹配的,还有“老虎脚爪”,那是无馅实心的,如土面包,虎踏雪原,留下的也是梅花脚爪痕,童年时代,留下了多少这样有趣的印象,令人依依不舍。在这样一个雨天,撑把伞,手持梅花糕,走过黄昏的街头,有一种慰藉风雨的温意。



论道

插图 戎锋